

红楼之医

程耀恺

《红楼梦人物医事考》是红学家宋淇与名医陈存仁联袂之作，一文一医合力，剖其隐微，晰其原委，揭示宝玉略知医理、宝钗巧配冷香丸、可卿死因多疑点云云，读之如推窗见月，天地皎洁。然而，《红楼梦》里究竟有多少医生？他们的医术与医德又如何？却语焉不详，亦是白璧之瑕。

医生在《红楼梦》里，显然不是刻意描写对象，但那么一个显宦之家，那么一个庞杂人群，要演绎人生的哀乐相生、悲欢共怀，尚或“缺医少药”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秦可卿的病与死，乃大观园第一宗医案，当尤氏与贾珍细说病情之时，医生也就顺理成章地登场了：“如今且说媳妇这病，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，可别耽误了。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，那里要得”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“一个好大夫”张友士果然不凡，而“这群大夫”却始终面目模糊。

曹雪芹惯用“双峰对峙”之法，医生这个群体，在他的笔下，同样泾渭分明。写太医张友士之清，庸医胡君荣之浊，笔墨都十分经济，却是到位。

张太医的出现，也是无巧不成书。正当贾珍夫妇抑郁不乐之际，张友士上京给儿子捐官，住在冯紫英家，冯乃向贾珍推荐，说他是自己幼时从学的先生，“学问最渊博的，更兼医理极深，且能断人的生死”，贾家大喜过望，马上出具名帖邀请。谁知人家认理不认势：“方才这里大爷（指冯紫英）也向我说了。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，才回到家，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，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。”答应“等调息一夜，明日务必到府”，自然，张太医也说了一番“医学浅薄，本不敢当此重荐”之类的客气话——张太医亮相的这个插曲，不可小觑，按陈存仁的说法：“这是第一流医师的口吻。”一个守规矩的医生，为了不辜负重荐，为了对病家负责，调息好身体与精神，是头等大事，至于病家的权势地位，也妨碍不了他的行医原则。

张太医如何进贾府，如何望闻问切，如何开药方，开了什么方子，第十回《张太医论病细穷源》一路写来，读之娓娓忘倦。作为医生，其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，令人心生亲切，其与众不同之气质，守分尽责之精神，完全超越了江湖气概、济世情怀的芸芸众医。

张友士之外，还有为黛玉配药（二十八回），给袭人开跌打损伤药（三十一回），为贾母（四十二回）晴雯（五十三回）宝玉（五十七回）看病的六品御医王济仁，为黛玉开方用药的鲍太医（二十八回），受贾母称赞的太医院正堂王君效（四十二回），还有另一个常年给贾府看病的张太医（五十一回），都隶属太医院，他们医术高明、医德高尚是无庸置疑的，令人费解的是，张太医进京为儿子捐官，王太医谋干了军前效力，回来好讨荫封的（六十九回），莫非如此优秀的大夫，也有庸常

的一面？

写庸医之庸，曹雪芹不作雷同之笔，他是先画群相，再挑典型。

估计曹雪芹相当看不起这帮人，画他们的嘴脸，尤其惜墨，只借他人之口说出。现成的有“这群大夫”，现成的有尤氏之口：“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，人怎么说，他也添几句文话说一遍。可倒殷勤的很，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。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，吃了也不见效，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，坐起来见大夫，其实与病人无益。”尤氏当然不懂医道，但她却把这帮人看得焦干：一味推诿，唯知折腾。

胡君荣之庸，与推诿与折腾者又有不同。此人在书中两度出现，第一次是给晴雯看病（五十一回），乱用虎狼药，为宝玉识破，才算化险为夷。第二次是给尤二姐看病（六十九回），误诊“不是胎气，只是迂血凝结。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经脉要紧”。贾琏依方抓药，调服下去。“只半夜，尤二姐腹痛不止，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。”有人说胡某是初出道，水平有限，我怀疑此说，试想，能跟贾府攀上关系，岂是初出茅庐之辈？胡君荣两次乱用虎狼之药，根子在他的好色。先给晴雯看病时，被老嬷嬷带了进来，“晴雯从幔帐中单伸出手去。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，足有三寸长，尚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，便忙回过回头来。”只一个“忙”字，点破他方寸已乱；后来给尤二姐看病，便进了一步，直接提出“医生要大胆，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”，待到尤二姐露出脸来，“胡君荣一见，魂魄如飞上天，通身一麻，一无所知。”可惜贾琏不比宝玉，对医药一窍不通，遂酿成悲剧。

曹雪芹叙事、抒情、状物，每每包举万象，纤芥不遗，“医外设医”即是一例。如果大观园里，仅那么几个或一群职业大夫看病下药，肯定少了许多情节，损了许多意趣，他要添几个非医之医，或是让笔下人物略知医理，与正经的医生配合、补充、捍格。

医外之医，不是和尚，便是道士。第七回周瑞家的与宝钗闲聊，聊出一个和尚和一副“冷香丸”来。原来宝钗幼时有一种怪病，久治无效，“后来还亏了一位秃头和尚，说专治无名之病，因请他看了”，这和尚说的在理，开了海上方，给了药引子，异香异气，交待发了时，吃一丸就好。很明显，这和尚不仅药到医除，看来也是免费服务。

旧时的读书人，有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之说，所以宝玉略知医理，也在情在理，但也只是略知，庚辰本脂批说他：“却只是在颦（颦）钗等人前方露”，平常他是不出手的。至于宝钗，不仅配“冷香丸”自服，偶尔为黛玉配药，到了八十回之后，其母与夏金桂怄气，肝气上逆，左肋作痛，宝钗不等医生来看，先叫人买了几钱钩藤来，浓浓地煎了一碗，给薛姨妈吃了，又和秋菱捶腿揉胸，停了一会儿，略觉安顿。看她如此沉着娴熟，不让医家，跟宝玉略知医理，评评方、把把关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

傲雪 李海波 摄

风雪夜归人

徐张然
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夜晚。屋外寒风呼啸，大雪纷纷扬扬。我们几个小孩围坐在火桶里，听父母唉声叹气。

父亲说：“明天就要过年了，大雪封门，天寒地冻，也不知孩子在哪？今年可能回来过年？”

母亲哀叹道：“谁知道呢，又没有他的消息，这大冷天，在外也不知遭什么罪呢。”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悄悄地抹眼泪。

父母亲谈论的正是我的大哥，当年不满二十岁的他在外当学徒。快过年了，音讯全无，父母日夜焦急，不断念叨。我们虽坐在火桶里，心里却感到阵阵寒意，父母焦虑的情绪也感染着我们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屋外突然响起了狗叫声，开始两三声，接着叫得越来越急，紧跟着又听到人的脚步声，踩在冰冻的雪地上“嘎吱嘎吱”地响，我们都以为一定是过路的人。

耳尖的我叫道：“妈，有人敲门！”

父亲听到我的叫唤，马上起身去开门。父亲打开门栓，不禁惊呆了，站在大门口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全家人日夜牵挂的大哥。他从头到脚落满了雪花，像一个雪人。父亲连忙招唤母亲快来看，只见母亲激动地上前，一把抱住大哥，又惊又喜，伤心地哭了起来……

父母亲忙把大哥迎进屋，我们几个小孩也欢快地从火桶里跳下来，高兴地围住大哥。

父亲忙帮着大哥脱掉身上落满雪花的衣服和鞋子，母亲拿出干净的衣鞋给他换上，大哥的手脚冻得像冰，完全失去了知觉。他又冷又饿，母亲忙着为大哥做饭，父亲用大锅烧水给他泡脚。待大哥吃饱泡暖后，我们又把他拉进了温暖的火桶，听他讲起了那天经历的一切。

快过年了，大哥看到别人都纷纷赶回家过年，羡慕极了，他

只是个学徒，没挣到钱，但也知晓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的道理，无奈囊中羞涩，又没揽到生意，回家过年的愿望眼看就要成为泡影了。越接近过年，越是归心似箭。于是他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船票，搭乘了从武汉至安庆的船。可从船上下来后，大哥已身无分文，偏偏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大雪，怎么办呢？眼看暮色渐晚，风雪交加，总不能流宿街头吧，再说第二天就要过年了。

大哥横下一条心，干脆冒着风雪步行回家。可安庆至怀宁老家还有八十华里的路，仅靠两只脚走谈何容易？但没有了别的办法，只得豁出去了。大哥朝着家的方向，迎着风雪，一步一步地往回赶……他的眼前全是白茫茫的雪地，分不清哪里是路，哪里有坑，雪花飘落在他眼里，整个世界是模糊的，耳畔只有呼呼的风声，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——“我要回家过年”！就这样，大哥孤身一人，走在漆黑的夜里，仅凭着雪花泛出的一点白光，一路摸打滚爬，硬是从八十里外的地方赶回了家……

我们都屏声凝息，听着大哥讲述，母亲再次流泪了。窗外，风呼呼地刮着，雪，安静地下着，一切都小心翼翼，惟恐惊醒什么……

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——许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夜晚的情景一直令我记忆犹新，大哥满身披雪踏进家门的那一幕，以及一家人围坐在火桶里听大哥讲述的场面，一直像电影一样，在我记忆的屏幕里回放。

如今，历经苦境的大哥，靠着拼搏的劲头，已由当年的学徒，奋斗成一名大学老师。我想，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定也留在他的心灵深处，成为他向学子们讲述的生动一课吧！